

宝古图散记

□李富

一
车子离开奈曼旗城区，一路朝东北方向驶去。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苍茫起来。起初还能看见零星的农田和杨树，渐渐地，绿色褪去了，土地泛出灰黄的颜色。再往前，视野忽然开阔起来——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沙地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。司机师傅说，宝古图到了。

说是沙漠，其实并不准确。科尔沁沙地是中国最大的沙地，而宝古图，正是这沙地中最壮阔的一段，人们习惯叫它“八百里瀚海”。站在沙丘脚下仰望，那沙丘的脊线像刀刀一般锋利，风把沙子吹成一道道波纹，细腻得像绸缎。我脱了鞋，赤脚踏上去。沙子被太阳晒得滚烫，脚趾本能地蜷缩了一下，随即又舒展开来——那热从脚底传遍全身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。

沙是极细的。抓一把在手里，它们从指缝间簌簌漏下，像时间本身。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诗：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”此刻虽是白日，但那沙的颜色，确乎白得耀眼，白得发亮。远处有骆驼悠悠地走过，铃铛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清脆而悠远。这声音在这空旷的天地间，显得格外寂寞，又格外亲切。

二

在宝古图，最先迎接你的，不是风景，是风。

那风从远方来，不知疲倦地吹着。它把沙丘雕琢成各种形状——有的像新月，有的像金字塔，有的像连绵起伏如凝固的海浪。风大的时候，沙子被扬起来，打在脸上微微地疼。但当地人告诉我，这还算温柔。到了春天，风沙漫天，十步之外看不见人影，那才是真正的“瀚海”气派。

可正是这风，造就了宝古图独一无二的美。沙丘的曲线是风的笔迹，那些流畅的、柔美的线条，像书法中的飞白，像音乐中的滑音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光影在沙丘上作画——明暗交界处，沙的纹理格外清晰，一道一道的，像是大地的年轮。我站在高处往下看，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投在沙坡上，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。

有摄影家告诉我，宝古图最美的时刻是日出和日落。太阳初升时，沙是玫瑰色

的；太阳落山时，沙是金黄色的。在这两个时辰里，光与影的对比最为强烈，沙丘的轮廓最为分明。我特地起个大早，爬到最高的沙丘上等待日出。东方的天际先是鱼肚白，然后泛起淡淡的橘红，接着，一轮红日跃出地平线，万道金光倾泻而下，沙漠瞬间被点燃了。那景象，无法用语言形容，只觉得天地壮阔，而人渺小如沙。

三

宝古图不全是沙。在沙漠的边缘，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树——怪柳。说是柳树，却完全没有垂柳的婀娜。它们的树干扭曲着，盘旋着，像龙，像蛇，像挣扎的手臂。树皮皴裂，满是伤痕，显然是经过无数次风沙摧残、洪水冲击后幸存下来的。当地人把它们叫作“沙漠的守望者”。

我走近一棵怪柳，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。它的根系裸露在外面，像一只巨爪紧紧抓着沙地。枝干向上伸展，虽然弯曲，却有一种不屈的力量。春天的时候，怪柳会开出粉红色的花，一簇一簇的，远远看去像一团团云雾。在满目黄沙之中，那一抹粉红格外动人。当地人把它编成花环戴在头上，说是能带来好运。

有摄影家把怪柳称为“西胡杨东怪柳”，意思是西部有胡杨，东部有怪柳，都是生命的奇迹。我深以为然。胡杨是壮烈的，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朽一千年；怪柳则是坚韧的，它不追求高大挺拔，只求活下去，哪怕弯腰驼背，哪怕遍体鳞伤。这种“活下去”的倔强，或许更接近生命的本质。

四

在宝古图，我遇到了一支摄影团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有专业的摄影师，也有发烧友。每个人都扛着长枪短炮，三脚架一字排开，场面颇为壮观。领队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姓李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大嗓门，一看就是常年跑在户外的人。他告诉我，宝古图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摄影圣地了，每年春秋两季，全国各地的摄影团蜂拥而至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人。

“拍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什么都拍。”老李指着远方，“沙丘的线条、骆驼的剪影、怪柳的造型、星空的轨迹……这里的光线好，一年有三百天可以拍。尤其是秋天，天高云淡，能见度高，出片率特别高。”

正说着，骆驼队来了。十几峰骆驼排成一列，在向导的带领下缓缓走过沙丘。骆驼的步伐不紧不慢，铃铛叮叮当当，像是在为这片寂静的沙漠配乐。摄影师们立刻兴奋起来，快门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激动地喊：“太美了！太美了！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画面！”

老李在旁边笑：“每年都拍骆驼，每年都拍不腻。你看那逆光下的骆驼，金边镶着轮廓，多像一幅油画。”

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果然，夕阳正好打在骆驼身上，每一峰骆驼都被镀上了一层金光。它们走在沙脊上，影子被拉得修长，投在另一侧的沙坡上，像是在演一出皮影戏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天地间只剩下光、沙、驼和人。

五

晚上，我住在景区的蒙古包里。蒙古包是仿传统的，但内部设施很现代化，有空调、有淋浴，甚至还有WiFi。我笑问服务员：“这还是蒙古包吗？”服务员是个蒙古族姑娘，叫萨仁，她笑着说：“当然是啊！我们老祖宗住蒙古包，是为了逐水草而居；我们现在住蒙古包，是为了让游客体验草原文化。时代变了，形式可以变，但精神不能变。”

萨仁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。是啊，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对立的。宝古图的蒙古包，既有毡房的形状，又有现代生活的舒适，这不正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吗？就像奈曼旗的版画，既保留了蒙古族传统的图案和技法，又融入了现代艺术的表达，所以才能走出沙漠，走向世界。

夜晚的宝古图是另一番景象。没有城市的光污染，星空格外璀璨。银河横贯天际，像一条发光的河流，无数星星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有的明亮如钻石，有的暗淡如萤火。我躺在沙丘上，仰望着这片星空，忽然想起了康德的那句名言：“世界上有两件

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，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，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”

在这片星空下，人间的烦恼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了。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爱恨情仇，在宇宙的浩渺面前，不过是一粒尘埃。可转念一想，也正是这粒尘埃，能在这刻仰望星空，能感受到美，能产生思考，这本身不就是奇迹吗？

六

离开宝古图的那天早上，我又一次爬上了沙丘。

我想再看一次日出，再看一次这片沙漠从沉睡中苏醒的样子。天还没亮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在低吟。我坐在沙脊上，等着。东方的天际开始发白，然后变红，然后金光四射。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，整个沙漠都在颤抖——不，不是颤抖，是苏醒。光像潮水一样漫过沙丘，从东到西，从远到近，一寸一寸地照亮这片土地。沙粒在晨光中闪闪发光，像是无数颗细小的宝石。

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宝古图摄影。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风景壮美，更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力量——一种让人安静下来、重新思考生活的力量。在城市里，我们被各种信息包围，被各种焦虑裹挟，很少有时间和空间与自己对话。而在宝古图，在沙漠的怀抱里，在星空的注视下，一切都变得简单了。你只需要呼吸，只需要看，只需要感受。那些宏大的命题——人与自然、传统与现代、发展与保护——在此时此刻，都有了答案。

答案就是：尊重自然，敬畏生命，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创新中发展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。有沙丘的曲线，有骆驼的剪影，有怪柳的姿态，有星空的轨迹。每一张照片，都记录着我在宝古图的某个瞬间。可我知道，真正的宝古图，是拍不出来的。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中，存在于风吹过沙丘的声音里，存在于铃铛的余韵里，存在于星空下的静默里……



糟米面不糟

□史艳茹

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，没经历过妈妈常提到的吃淀粉甚至吃糠咽菜，但是我经历过用粮票买面，也会过对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的垂涎欲滴，爱而不得的“心苦”。如今充足丰富的食材麻木了我的胃，满足了我的口舌之欲，但却无法替代在贫瘠的岁月里，一顿美食给我带来的那种幸福与满足。

我的老家，不产稻米，不种小麦，主食就是小米和大糝子。长年累月就这两样，偶尔吃点高粱米、粘豆包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家家的主妇们为了把饭做好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改良了小米和大糝子的吃法——泡糟米，用小米或者玉米经过“糟”后，即用水浸泡一定时间后，再控干水分加工成面粉。妈妈也早早学会做糟米了，家里终于有了不一样的主食。

在那个大米和白面稀缺的年代，糟米面食如同山珍海味，成了我童年回忆里最美的食物。

妈妈是个聪明的女人。糟米面的做法很多。糟米面烙馍是我们的最爱。吃烙馍前要做很多准备，需要事先借到擦床，俗称叫烙馍板子。那时，整个屯子就三两个，没有点关系还借不到呢。我妹妹做事利落，一般都是她去。借到擦床后，妈妈先烧开水，把糟米面用开水烫好，揉成一个一个大小适中的面团备用。这期间准备好卤汁，卤汁根据季节有所不同。冬天可以用酸菜、红咸菜；春天最好的就是大地韭菜。夏天和秋天一般不吃烙馍，因为夏天太热，秋天太忙。

一口锅烧开水，灶膛里添上苞米瓢或葵花秆，保证水一直沸腾着。擦床横放在锅里，妈妈脖子上搭一条毛巾，备着随时擦汗，只见她的手掌在擦床上麻利地用力一推，搓出一排排烙馍没入开水中。搓的力道把握决定烙馍条的长短，最后用铲刀一割，烙馍就全部入锅了。稍煮几分钟就可以出锅。烙馍可以用凉水过一下吃，也可以直接捞出吃热的。煮好的烙馍劲道爽滑，根据个人口味浇上卤汁，老少皆宜，是那个年代粗粮细作的经典美食。

糟米面片汤是除了烙馍外，我那时的最爱。糟米面片汤，我爸爸做的绝。汤汁就地取材，有什么用什么。我爸爸是一个做什么特别讲究的人，要么不做，做就做好。做这个片汤，和面和锅的火候特别讲究。和面时水多了，锅凉了，不成片；水少了，锅热了，片厚而且糊，所以爸爸每次做都不用我们烧火添柴。爸爸做片汤的美在汤汁色香味俱全，即使是严冬，他也能把颜色搭配特别讲究。片汤的片儿大小均匀，薄厚适中。我敢说，没有吃过糟米面片汤真是一种遗憾。没吃过我爸爸做的片汤更是天大的遗憾。糟米面片汤四季可食，简单美味。尤其是夏季淋了雨，吃上一碗透爽滑滑的糟米面片汤，再美美地睡上一觉，那惬意无以描绘。

当然了，糟米面还可以和玉米面或土豆淀粉混合做成晶莹剔透的蒸饺。

时序更迭，现在大米白面成了我们餐桌的主食。我也渐渐远离了父母、故乡。可是，当年吃过的糟米面烙馍、片汤、蒸饺，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散发着幽香，久久难忘！

无法忘记的不仅是糟米面美食带给我的味蕾享受，更是一家人在艰苦岁月里的相携相伴！



西辽河 春回大地 王子江 摄

邻居

□焦健

天未亮透，院外一阵狂吠撕破了凌晨的死寂。

紧接着，门被擂得山响，“焦兽医！救救我的雪青马，它起不来了！”邻居格日勒图焦急的喊声在风中响起。

阿爸拎起药箱。阿妈从被窝里探出身，低声说：“去年开春他偷过咱家草料，你还记得？当时咱家草棚的玻璃都让他弄裂了缝。现在倒想起你来了……”阿爸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没有抬头，声音很沉：“牲畜有什么罪？”他推门走进风里，背影很快被夜色吞没。

赶往格日勒图家的路上，阿爸的脚步慢了下来。那个早春傍晚又浮现在眼前——他去草棚拿草，远远看见格日勒图正扛着一袋干草，吃力地翻过栅栏。他一愣，下意识想喊，却见格日勒图身子一歪，差点摔倒，又死死抱住草袋，像抱着

什么救命的东西。阿爸站在树影里，心里翻涌着怒气，那草是他一镰一镰割下来、晒了整个秋天。可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，他又想起前几日格日勒图家的母马下了驹子，正是最缺草料的时候。他沉默片刻，终究没有声张。只是后来好几天，看见草棚的玻璃上那条裂缝，心里总像扎了根刺，隐隐地不舒服。

到了格日勒图家的马棚，雪青马卧在地上，前蹄刨着泥土，肚子一鼓一鼓，喘着粗气。阿爸蹲下身，摸了摸马的耳朵和肚子，眉头微蹙。他起身取出牛角、导管，用绳子吊起马头，将石蜡油和硫酸钠倒进牛角，缓缓灌进去。马没有挣扎，只是喘着气，眼里满是痛苦。灌完药，阿爸站着看了一会儿，马还在刨蹄子，泥土被刨得坑坑洼洼。

阿爸说先回家吃饭，半个时辰再过来。格日勒图拉住他的胳膊，声音里带着

恳求：“焦兽医，吃了饭再走吧……”阿爸摆了摆手，没回头。

推开家门，阿妈已经把奶茶盛好。她没再提偷草的事，只是轻声问：“马怎么样？”阿爸坐下来，喝了口茶：“肠梗阻，灌了药，等半个时辰。”阿妈点点头，把刚烙熟的葱花饼端到他面前，又往他碗里添了茶。阿妈默默给阿爸的药箱里塞了一包自己晒的奶豆腐，像是用这种方式，把心里的那点疙瘩也一并塞了进去。

重返马棚，雪青马竟已站起，地上一堆湿润粪便。它打了个响鼻，温柔地蹭了蹭阿爸的手，像是在道谢。

格日勒图“扑通”一声跪倒，声音嘶哑：“焦兽医，我对不住你……去年春天，草料断了三天，母马饿得站不起来，小马驹差点没保住。我实在是……没了法子。那晚我翻墙到你家草棚，手抖得不行，砸

草棚窗户，玻璃碎了还划了口子。”他摊开手掌，一道疤痕赫然在目，“钱，我一直攒着，可怎么也没脸见你……”

阿爸伸手扶他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：“谁还没个难处？过去的事，就别提了。”院外的狗吠渐渐平息，天亮了，新的一天悄然来临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阿爸从牧场回来，走到草棚前，见草棚的玻璃上那道裂缝不见了，换成了一块崭新的玻璃，擦得透亮。窗台上放着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一张50元钱。

阿妈看见了眼圈有些发红。阿爸轻声说：“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他格日勒图，是个汉子。”

草棚窗户那块新换的玻璃映着晨光，在这个早晨特别亮。

